

南湖头条

赵承先

尘世写真

周明金



郁郁葱葱的树木沿着四周的寨沟一棵挨一棵地围绕着解放初期的往流古镇。镇子上那些青砖灰瓦的房舍整齐地排列在纵横交错的几条街道两旁。镇里镇外十多座庙宇的楼顶上铺的则是彩色琉璃瓦。镇外的两座塔一东一北昂首挺立,更像哨兵一样守护着这个小镇。镇上人声鼎沸,车马如梭,热气腾腾,一派盎然生机。当时的淮河像一条闪光的玉带绕过镇西北向东飘然而去,经常有数十艘商船停泊在镇子下边的码头旁。高高的河坎上装卸货物的搬运工人上下穿梭,

辛劳的身影和高亢的号子声,倒是一首劳动的交响曲。

站在小镇河岸上,隔河向北望去,郎家甸子大堤外的河滩上,从西向东绵延不断茂密的柳林与埂内的村庄农舍相映成趣。而突兀其间的一座青石碑坊更抢眼。据说这是郎家棠为其母立的贞节牌坊。四对高约两米、尾部相连的石狮子,驮着四根方形石柱,架起周边带有许多雕刻着花纹的匾额,高高耸立于村舍之间,颇为壮观!

走出镇子,沿着河坎向西不足200米,紧挨着河床有一个方

淮韵悠远

圆百十米的土堆,镇上人叫它“大鼓堆”。说起来有点奇特,尽管它位于来水头上,经年累月风浪冲击,它却安然无恙。可是紧挨着它两旁的河岸却有明显的崩塌痕迹。而它还有向河延伸的迹象。在这大鼓堆上,几乎常年都芳草依依、野花簇簇,所以孩子们,竟至青少年都爱来这里玩耍嬉戏。相传,这大鼓堆下面有蛤蜊(蛎)精的洞穴。更有人绘声绘色地述说:有一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朱皋大寺庙会,蛤蜊精穿着粉红色的衣裳,披散着乌黑的秀发,去大寺赶会呢!还说,在回归时,有个轻佻的年轻人尾随她到河下的苇丛中,从那以后蛤蜊精便销声匿迹了。

说起来也有点巧合,每逢淮河涨水,从大鼓堆下面便喷出一道宽不足一米,长约数十米的雪白泡沫带,像一条银链似的横亘在从西南到东北的水面上。不管风多大浪多猛都丝毫吹不散,活像一条巨蟒,在河面上蜿蜒腾挪,韵味十足地焕发着雪亮的光芒。于是就有人附和说,

这是蛤蜊精■的大水沫。尽管这种说法扑朔迷离,却也给这个淮上小镇笼罩上一层梦幻的色彩。

和大鼓堆东西相峙,镇西头有块较平坦的高地。它大概是古寨墙的遗址。由于其下临淮河,即使天气最平静的时候,也会有徐徐的■河风不停地吹着,是盛夏乘凉的好去处。20世纪50年代初,小镇还没有用上电,夏夜酷热难耐,人们便纷纷到这里乘凉。北街的潘四先生还常把月琴带到这儿弹奏。西街的方老香也就和着琴韵唱起当地的小曲——《淮调》:“一轮哪啊……明唉哎……月哎……当空哼……照哪……两行啊……珠哇啊……泪谈……望昂……”下抛哪……三更里……”这如泣如诉的歌声,委婉、凄凉、幽怨、怅惘,其忧伤的情调,凄清的音韵,不仅回荡在淮河上空,弥漫于淮河两岸,也良久地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可惜,如此动听的曲儿已失传很久了。不过如今人们梦更美,创造力更强,也将会谱写出更新更美的歌曲。

林平

为啥跟鸟过不去

门前湖心岛上一年四季春意盎然:香樟婆娑,垂柳依依;合欢摇曳,香椿展臂;紫薇起舞,翠竹林立;木槿翘首,芳草萋萋……如画的环境,自然招徕许多鸟儿光顾,它们来此栖息、定居、繁衍生息。每天清晨和傍晚,休息一夜精神抖擞的鸟儿们或劳作一天收获颇丰的鸟儿们都要互相交流一下心得:站在高高的枝头上,亮开或悠扬婉转,或高亢嘹亮的嗓门尽情地和唱,给湖心岛带来了勃勃生机。

春天来了,鸟儿要孕育繁殖后代,清晨,勤劳的鸟儿们常常为一根能够搭窝的树枝或干草,为一根或一块垫窝的鸡毛、破布,为一处能构建安乐窝的树杈,为一粒果腹的吃食,都要争得头破血流,打斗得声嘶力竭。温婉、和谐的音符变成了喧闹、聒噪,惊扰了附近贪睡者的好梦,招来了他们的敌意和仇视。

每天傍晚,就在鸟儿归巢前欢聚和、热闹乐呵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两个百无聊赖的人来到岛上,或向树上抛物,或大声嚎叫,或摇晃树身,或敲击响物,以示驱赶。本来安居乐业的群鸟不意间受到莫名的惊吓,个个惊慌失措。大叫着群起群落,惊魂不定地在高空盘旋,恋恋不舍地飞去飞来,并发出强烈的抗议。它们为有家不能回而惶惶然、凄凄然、愤愤然。几经折腾,斑鸠、喜鹊之类胆子小的鸟儿不堪其吓,不胜其扰,已不敢再回来,只得另寻相宜的宅树重新安家去了。仅有的八哥、麻雀之类胆子稍大些的鸟儿似乎也都噤了声。每天清晨或傍晚只见鸟影起起落落,偶尔“叽喳”也是短促而底蕴不足,再难听到婉啾动听的鸟儿回答了。

鸟声虽带来喧闹,但也带来朝气与活力,带来喜气与生机。鸟是大自然中最活泼最可爱的动物,优美的身姿、绚丽多彩的羽毛、婉转动听的鸣唱、复杂多样的行为,给我们带来无限欢欣和愉悦。

鸟在维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中起重要作用;鸟类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员;鸟类能控制着虫、兽等动物的过剩繁殖,同时也为其他动物提供了食物;鸟为我们带来欢乐和享受;鸟使大自然生机勃勃,美化了我们的生活,带来轻松愉快的好心情,还给人们以无限的艺术灵感和创作的源泉。

如果没有鸟,浩瀚的长空将是满目空寂,葱郁的森林将寂静无声,生态将会失衡;如果没有鸟,文学艺术将会失去不少情趣和魅力;如果没有鸟,童心将少一份快乐和欢愉。

为了呼吁全民爱鸟,我国每年4月底至5月初确定一个星期为“爱鸟周”。旨在提高国人保护鸟类的意识。鸟的历史比人类历史还要悠久。人们之所以爱鸟,不仅是因为鸟能给自然带来无限生机,给人类生活增添无穷乐趣,还因为绝大多数的鸟是益鸟,与人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由于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才使哪些枪打、药杀、网捕,一门心思觊觎着鸟类的不法之徒有所收敛,才使鸟儿迅速繁衍。人与自然的和谐,才使远遁于深林的留鸟回归。湖心岛上美丽的环境为鸟类造就了优越的生存条件,才使之成为“鸟的天堂”,才有了这难得的鸟声喧嘩。

华丽羽毛、俊美神态的群鸟欢聚,本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悠扬婉转、高亢嘹亮,本身就是一首首绝妙动听的音乐。为什么只因惊扰了你的美梦就容不下它们的歌唱呢?为什么不能以一颗宽容的心与它们和谐相处呢?为什么非要跟鸟过不去呢?我真的想不明白!

琉璃世界

春夜茶山

今夜,注定我要孤独地漫步茶山上,与漫山新绿的茶树为伴,与满天明暗的繁星为伴,与散落山间的点点灯火为伴,与远远近近寥落的犬吠为伴。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吓的心,渐渐平复下来,继而跑得远远很远,远到大别山东北缘的西九华山,远到黄河南岸的高阳山,远到犹似前世的时光,阻隔了,难以回来。

没想到,这个春天,我还能在远离喧嚣的黑黢黢的茶山上寻找七勾星,还能在无人野外的寻回那些渐远的记忆。曾经的点点滴滴,会在此刻汹涌而来,充塞我空旷的心野,郁郁葱葱,似这漫山葱翠的茶树。

原以为,早在这个初春,我就会毫无征兆地失去整个春天,怅然之间与其擦肩而过。没想到,会在今天深入莽莽苍苍、重重叠叠的茶山,深入从未涉足的黑龙潭、茶山亭,与淙淙的溪流和婉转的鸟语一路随行,与翡翠般的潭水水乳交融。待至步入茶的深围,才发现春天的脚步轻轻地踩着草木的牙尖,刚刚到来,不早,也不迟。

原以为,一场凛冽的倒春寒,摧残了我刚刚抽出的满身新绿,从此陷入漫漫寒冬,满世界只有凛冽的冷白、失色的枯木。因了大别山诗会的引领,因了茶乡诗韵的召唤,麻木地走进这披翠的茶山,重拾失落时光。那些跌倒的记忆爬了起来,站立起来,跌跌撞撞,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生命在遭遇一季枯萎之后,重新萌动出点点芽苞。

溪水和鸟语告诉我,这里处于桐柏山的东缘,是信阳毛尖主产区的狮河港和董家河茶山,往东即是清凉鸡公山、巍巍大别山。散落茶园的采茶人告诉我,这里阳光葳蕤,每一寸春光都价值连城,恰如一山山葳蕤的茶树,紧裹花朵的紫荆,多像蜜蜂的细腿沾满了花粉,一枝花都开得热烈盎然,火燎一般,引我来到这山顶上的亭。这

亭,多像西九华山上的禅寺之亭,多像高阳山上的思乡亭——不,它们其实无可类比,是绵延上行的登亭的石阶,赋予它们微妙的相似之处。几百级石阶从山脚蜿蜒而上,在茶树的簇拥下,我是一口气攀登上去的,恰如当初独自攀登妙高寺和思乡亭。谁能伴我,思绪,抑或目光?

伫立高亭,远眺山下峰峰岭岭的茶园,明镜般的潭水,远处零落的房屋,更远处空阔的南湾湖,我能想到的是去年初夏醉酒的那个下午,在西九华山的一间亭子上的情形、茶山上的情形、竹海中的情形。只是,今天我没醉酒,甚至滴酒未沾。若说沾酒,也是在晚餐桌上,在同伴的力劝下,饮了几杯啤酒。

许是受了啤酒的缘故吧,有同伴提议去看星星,我便不假思索地答应同去。今夜的星空,该是与西九华山上的星空相似吧?若说不同,当是西九华山的那弯红月亮早早坠入了竹海,至今没有爬上茶山的上空,在这农历三月初头的日子。而我原本是想独自出门,漫步茶山去看星星的。既然有人相伴,且三五成群,岂不更加热闹,了无牵挂?

披了外衣,一路谈笑着出了借宿的茶园加工园的大门,往茶山上走去。那是一条新修的水泥路,从门前直通东方低矮的茶山。毫无征兆的,一位诗人突然一脚踏空,见足坠崖。暗淡的星光下,崖深不见底,唯闻诗友惊恐的哎呦声。我的心刹那间悬了起来,直奔崖下,险些与诗友一样失足。那崖足有3米多深,好在有茶仙子的托举,诗友只是腰间软组织扭伤,并无大碍,这场虚惊才告一段落。

安定下来,别人是再不敢再踏出大门半步的,唯我一身黑衣,缓缓地步入黑莽的茶山。深入夜间的茶园,不是为了看一垄垄茶树,而是为了陪伴一段明灭的记忆,抑或是为了仰望天上的星星吧。愈走愈远,愈远愈深,天上的星星也愈来愈多,愈来愈清晰。



下意识地仰头,去寻觅七勾星,竟然无论如何都找不着了,难道它们与月牙一起遗落在西九华山了,不曾重现?而在此前的许多个夜里,我分明见过它们,静默在浩渺的天幕上。

踽踽独行,怅然若失,丝毫不觉惧怕。不怕野兽蹿出,不怕毒蛇拦路,它们与我似在不同的世界,即便同在一路,又如何呢?大不了就此长眠茶山之上,永伴茶树,浑身飘满绿色的茶香,了却一桩心愿。那该也是一种美丽,一种与天地日月同生的永恒吧。

零星的蛙鼓响过,缕缕虫吟不绝于耳。半道上接到一位同伴的电话,相约明早去登后面的茶山亭。瞬间,在西九华山和高阳山上看日出的情形悠然浮出脑海,心中一阵颤动——那是怎样青春美好、刻骨铭心的经历!我想,清晨我定会早起,去攀登那座山顶的亭,为了一次相约,为了茶山日出,也为了淡淡的追忆,亦是为了不负浸淫茶香的春光。

总有一些记忆如影随形,伴随一生。打上了生命的烙印,任凭岁月远逝,都不会斑驳,无论是在去夏的西九华山,还是在去秋的高阳山,抑或在这个春夜的信阳茶山。时空交错,情景却何其相似,这便见得情随景迁的真谛了。我给同伴回复短信说:“此刻,我在门前最远的茶山路上,望星星,看灯火,听远远近近的犬吠,遥想去年在西九华山和高阳山的情形,惊人的相似。感慨,缅怀。”

是的,许多人和事都会令人魂牵梦绕,感慨,缅怀。今夜的茶山上,虽是初次闯入,同样让人